

中國明字典

商務印書館

一九三三年

中国的字典

刘叶秋 著

商务印书馆
1960年·北京

字典和詞典是學習語文和取得常識的一種重要輔助工具。本書選取古今有代表性的字典和詞典五十餘部，一一加以評介，簡要地說明它們的內容、體例、優點、缺點、價值、作用，使讀者對我國的字典、詞典，得到較為全面的認識並進一步掌握和使用這類工具書，以解決學習中的一些問題。另外，還附帶講述一些關於中國文字變遷的常識，作讀者使用古代字典、詞典的參考。

中 國 的 字 典

劉 叶 秋 著

商 務 印 書 館 出 版

北京東總布胡同10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107號)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各地新華書店經售

京 華 印 書 局 印 裝

統一書號 17017·90

1960年4月初版

開本 787×1092¹/₃₂

1960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數 95千字

印張 4—4¹/₁₆

印數 1—10,000冊

定價(9) 0.46元

前 記

字典和語文詞典，是我們學習語文的重要輔助工具。它可以告訴我們字、詞、成語的意義和用法，還能給我們一些常識。例如我們不知道“軍容”的意思是什麼，查一下《辭源》，就會了解這個詞的主要意思是“行軍之氣象紀律”，不致把它誤作“軍裝”來用。另外，倘若我們想知道哪些古書中有關於“蟹”的記載，翻開阮元的《經籍纂詁》三十九卷九蟹韻部一查，就會發現《易》說卦傳、《山海經》、《說文》、《大戴禮記》、《荀子》注、《廣雅》等古書內都有材料；因而豐富了自己的知識。《經籍纂詁》和《辭源》，就是字典、詞典一類的工具書。但一般讀者並不見得對古今的字典詞典都很熟悉，所以我寫這本小書來介紹一下。

中國古代的字書（包括字典和詞典），大致說來，可以分為三種：第一種是講訓詁的詞書，以《爾雅》為代表；第二種是講形體的字書，以《說文解字》為代表；第三種是講音韻的韻書，以《廣韻》為代表。後來的多種多樣字典辭典，都是由這三大類發展演變而來的。現代的字典詞典，也可以分為普通的和專門的兩種。

古今的字典詞典，數量很多，本書只選擇有代表性的幾十部書，按照不同的類型，以時代為先後次第，分別地加以介紹；或詳或略，各視具體內容而定，不強求統一。一般的都採取書目解題的方式來說明該書的內容、體例，附以簡略的評論；希望讀者能由此獲得對這些書的初步了解，以便進一步去掌握使用它們。

正文前还附有“中国文字的变迁”一节，供讀者参考。

个人学識有限，論述得不够系統、深刻；对各書的評价，也难免有欠妥之处；尚希讀者指教批評。

1959 年 12 月作者記于北京

目 次

前記	3
第一章 緒論	1
(一) 中国文字的变迁	1
(二) 字典与詞典的區別及其效用	8
第二章 字典	11
(一) 古代的字典	11
由《說文解字》到《康熙字典》	
(二) 現代的字典	63
由《中华大字典》到《新华字典》	
第三章 詞典	78
(一) 古代的詞典	78
由《爾雅》到《新方言》	
(二) 現代的詞典	101
由《辭源》到《四角號碼新詞典》	
第四章 字書的別体——韵書	123
(一) 韵書的內容	123
由《廣韵》到《音韵闡微》	
(二) 韵書的字書功用	129

第一章 緒論

(一) 中国文字的变迁

中国汉族的文字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大約在原始社会里就产生了文字。1889年在河南安阳县的小屯村发现的殷商时代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是我們今天能看到的中国最古的文字，我們管它叫作“甲骨文”。这种文字已很完正，有了三千多年的历史；当然文字的創始是更早的。

本来按照东汉許慎在《說文解字》序中的說法，“文”和“字”是有区别的。他說：“仓頡之初作書，盖依类象形，故謂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謂之字。”例如“日”、“月”、“山”、“川”、等字，各象其形，是一个不能分割的“独体”，就叫作“文”；“江”、“河”、“湖”、“海”等字，左边是表示意义的形体，右边是表示声音的符号，乃两部分的“合体”，就叫作“字”。他这话是解釋中国文字由象形到形声的演化的，今天已沒有必要再这样分。我們說：文字就是記錄語言的符号。因为語言虽是人們交流思想，达到互相了解的重要工具，但它的表达意义，要受時間、地点的限制，不能傳之久远；所以大家为了适应逐渐复杂和发展的社会的需要，而創造出文字来。許慎把中国的造字法归納为“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轉注”、“假借”六种，叫作“六書”。

古代的文字主要是图画式的，对实在的物体如馬、牛、羊、日、月、山、川、目、手之类，就照样儿画下来，許慎把这叫作“象

形”。因为画得不象就不能使人一見而識，所以最初是笔画繁多，力求形似；后来嫌这样画起来太費事，才慢慢簡化，仅存大意。对无法画出的东西，就用符号来表示，使人根据这个符号去体会所要表达的意义。許慎把这叫作“指事”。如“朱”是一种紅心的树木，就在“木”字中間加上“一”道来指出紅心的所在；（篆書作“𣎵”。楷書写作“朱”，上面看不出是“木”字头了。）刀的形狀可以具体画出，而“刃”却无法摹画，于是在“刀”字上面加上“-”来指出“刃”的所在，而造出了“𠂆”字。另外象一二三之类的数目字也是用这种符号来表示的。其实“指事”仍然是“象形”，不过象的不是有固定形状之物而已。这一类大約最初笔划比較簡單，后来漸漸复杂起来。

由于抽象的意义或人物的动作，无形可象、无事可指，所以又产生了另一种造字法：就是把两个以上的形体拼凑起来，联系着几个概念来表示某种意义，許慎把这叫作“会意”。如“立”的篆文作“𠂔”，上面的“大”象人形，下面的“一”是指地，联起来說，人站在地上就是立；甲骨文的“射”字作“𠂔”，用箭在弓上的形状，表示“射”的动作，也是会意字。

以上所談“象形”、“指事”、“会意”，都沒离开画画儿的范围，有許多語言的含义，不是这三种造字法所能表达的，因此又有另一种造字法：把两个形体組成一个字，用一个形体表义，一个形体标音，許慎把这叫作“形声”。形声字的声符放在一个字的上下左右內外的都有。如“精”字从“米”得义，从“青”取声（左形右声）；“聞”字从“耳”得义，从“門”取声（內形外声）；“裹”字从“衣”得义，从“果”取声（外形內声）；这都是形声字。象“鳩”、“鴿”、（右形左声），“笙”、“草”（上形下声），“婆”、“娑”（下形上声）等等。

形声字的形符声符，也很容易辨别出来。这种造字法是比较简便、进步的，它一方面使人容易知道一个字的读音，如“胡”字就可以表示“湖、蝴、葫、糊”等字的相同的声音。另一方面是容易孳生新字，如把“水”“草”“木”“鳥”字各作一类，加上不同的声符，就能造出许多新字，应用于无穷。所以形声字在汉字中占着很大的比重。

此外，許慎所說“六書”，还有“轉注”、“假借”二种：“轉注”就是同部的字互相解釋的意思，如“老”部的“老”作“考”講，“考”作“老”講；艸”部的“茅”作“菅”講，“菅”作“茅”講；“言”部的“證”作“諫”講；“諫”作“證”講；就都是轉注的作用。（后来研究古文字学的人对此有种种不同的看法，这里不討論它。）“假借”就是借用声同声近的字来表义。如古时作短尾禽講的“隹”字和唯諾的“唯”字讀音相同，就借“隹”作“唯”；“然”是燒的意思，“焉”是一种黄色鳥，全借用作語助詞；“其”字是箕形，借用为代詞；这四个字都是只借原字的声与形，和意义无关的。（假借也有有意义的，因此非本書重点，亦置不論。）其实，“假借”不过是一种省事取巧的办法，和前面談的“轉注”一样，算不得什么造字条例。

以上是对古代“六書”的簡單解釋，这里再談一下汉字字体演变的概况。

前面提过的殷商的甲骨文，一个字往往有几种写法，基本上还是画画儿的形式。周朝人鑄刻在鐘鼎等銅器上面的文字，我們后来管它叫作“金文”或“鐘鼎文”，也是現在能見到的一种古文字。这种字的形体笔画較為圓渾，已显出一些書写的艺术，不象甲骨文出于鑲刻的那样細削；但相差并不太远，一个字还是有好多种写法，頗不統一。春秋时代，文字情况沒有太大变化，到了

战国，各国用的文字，写法就有了不少的差别，都不免对已有文字的形体笔画改动增减，或者创出了一些新字；正如许慎所说：“言语异声，文字异形”，而纷纭复杂起来。直到秦始皇统一中国，才整理以前的文字，作了统一，从此，每个字大体上都有了固定的写法。这种统一后的文字，就叫作“篆书”。后来也把商周文字叫作“大篆”或“古籀”，把秦篆叫作“小篆”。保存在《说文解字》里的字体，就是这种小篆。

在篆书通行之后，人民群众又创造出一种新字体，这就是所谓“隶书”。因为这种字最初只流行于民间，统治阶级认为这只是徒隶“贱民”所用，非常轻视，所以给起了这个名字。这种字最初只是篆书的一种草率的写法，但写起来究竟比篆书方便得多，于是使用范围渐渐扩大，到两汉而形体固定下来，完全脱离了篆书的范畴，成为与篆书并行的新字体；跟着又进一步美化，才变作汉碑上整齐美观的“汉隶”的样子。后来又把有波势挑法的那种隶字叫作“八分”。这也不过说明它的写法的某些差别而已，依然是隶体。值得注意的是：到汉隶出现，中国文字才脱离了象形，这是一个很大的改变。

隶书再演化，就变成草书和楷书。《说文解字》序说：“汉兴有草书。”这种字体大约在汉初即已产生，本来只是隶字的一种草率的写法，为了书写简化的需要而创造的；随后又渐渐形成一种见棱见角四四方方的字体，叫作“章草”。草书与章草，遂成了两体。但基本上还都没离开隶书的范围。至于后来出现的几个字连在一起，龙蛇飞舞的“狂草”，就与隶书已全无关系，成为一种难写难认的艺术字，并失去实用的价值了。

楷书也是把隶书的写法变化修饰而成的。这种字体较草书

稍晚出，三国魏时已通行。象魏鍾繇写的“力命表”，形体方扁，仍具隶书的规模；晋王羲之所写“黄庭经”，也带隶书的意味；足见早期楷书实在和隶书相去不远，所以又名“今隶”。到了唐朝，楷书才变成长方形，象颜真卿、柳公权、欧阳询、虞世南等大书法家所写的那样。从此楷书算有了定型，一直被统治阶级认为法定字体。另一方面，在草书失去作用，楷书通行之后，又产生了一种调和草书楷书两体的“行书”。它的笔画或连或不连，基本上还是楷书的样子，易写易学也易认，使用甚为方便，因此和楷书一直通行到现在。

归纳一下前面所谈的内容，我们可以说：中国的文字由象形到形声是一种进化；由篆隶到行楷，也是一种进化。但楷书写起来，也并不太省事，于是大约在汉末，民间又创造出了比楷书笔画简单的简体字。这种简字六朝时已经流行，以后每个朝代都有新的简体字产生。古代文字的变革至此也算告一段落了。

文字是人民群众集体创造的，它的种种演变也是人民群众在不同的时代社会中，适应现实的需要所造成，所以不独仓颉造字之说荒唐无稽，即把某种字体的产生，专属之于某一个人，如周宣王太史籀作大篆，秦李斯作小篆，程邈作隶书，汉史游作草书，杜度作章草，张伯英作狂草，东汉末王次仲作楷书，又改隶字为八分，刘德升作行书等等说法，也不可信。这些人顶多了是参与了某种字体的整理与改动的工作罢了。

总之，中国文字是以形体为主的，即使是形声字的声符部分，也常常并不是单纯地标音，而兼有表义的作用。如《说文解字》解释“娶”字说：“娶，取妇也。从女从取，取亦声。”许慎所谓“取亦声”，就是指兼用“取”字的声与义，清人段玉裁说这是形声

包会意的字。其实就是許慎不說“亦声”的字，也有不少是声兼义的；声符相同的字，意义还往往相近。如“衷”字从“中”得声，就兼有“中”的意思；象“𦵏”字作伤残淺小講，从“𦵏”得声的殘、淺、賤、棧等字也都有与“𦵏”字相近的含义。因此，我們可以說，形声文字仍然是以形为主，用形示义的。而且形声字的声符，也并不能使看的人一見就念出他的音来，例如“精”、“晴”、“清”都以“青”为声符，可是不都念“青”；还要去看它形旁，以了解字义，通过反切或注音以掌握讀法；再加上古今讀音的变易，原来形声字的声符，有的已不能代表后来的讀法。如“祈”字、“斫”字都从“斤”得声，如果不是对古音有研究的人，大概很难明白“祈”“斫”这两个不同的声音，是怎样由“斤”得来的。

由于中国文字以形为主，要凭“目治”，和依靠口耳的口語自然不免分歧。虽然人民群众不断在制造簡体字，每个时代的汉字也在不同程度上有所簡化，但一个字几个写法的仍然很多。如一个“𪔐”字，就有“𪔐、𪔐、𪔐、𪔐、𪔐”等五个异体字；“疊”字也有“疊、疊、疊”等三种形体，难写难記。再进一步說，字体怎样簡化，依旧是单个的方块字，要一个个地去認去記，字形不能表示字音的缺点也还是存在。所以在 1919 年五四运动之前，大家就感到有了改革文字的必要，但除了 1918 年推行的注音字母，可以为汉字注音外；象提倡羅馬字和拉丁化新文字等拼音文字，推行簡体字等，都没有什么結果。直到解放后，在党的领导下，中国的文字改革运动，才能有計劃有步驟地去进行。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成立了中国文字改革协会，随着又設立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进行改革中国文字的研究。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和文化部在 1955 年 12 月 22 日公布了 1055 个异

体字的停止使用，又根据国务院在 1956 年 1 月 28 日決議公布的《汉字简化方案》先后在全国各地报刊圖書上正式推行了三批简化汉字，共計 425 个字。这对于人民大众掌握文字工具，是有帮助的。1953 年 2 月，文字改革委员会发表了“汉语拼音方案（草案）”，后来又参照大家的意見，进行了修訂，在 1957 年 11 月 1 日国务院全体會議第 60 次會議上通过公布，采用 26 个拉丁字母来拼音。文字改革委员会在“关于汉语拼音方案草案的說明”中曾經明确地提出：“当前文字改革工作的任务是：（1）简化汉字，以便利汉字的教学和应用；（2）推广以北京語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話，以逐漸統一汉民族語言；（3）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用来为汉字注音，帮助教学汉字、統一讀音和推广普通話。”由此可見，一方面在改用拼音文字以前，还要作許多准备工作；所以我們現在仍应認真地学习汉字，好好地使用汉字，用它交流思想，提高文化水平；而字典和詞典在学习汉字与汉语方面，会对我們有很大的用处。另一方面，我們也应该認清彻底地进行文字改革，必須按照毛主席的指示，“要走世界各国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

最后附帶說明：这本书不是講文字的发展史的，但字典、詞典的編輯与发展却和文字的演变有着直接的关系；本节的粗略叙述，只是为了帮助讀者了解字典詞典的内容和体例而已。

附注：六書是在文字发达之后才归纳出来的造字理論，这种說法的产生約在战国末年。汉人所談六書的名称和次第，是各有不同的：班固的《汉书·艺文志》采用刘歆《七略》的說法作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轉注、假借；《周礼·保氏》注引郑众作象形、会意、轉注、处事、假借、諧声；許慎的《說文解字》序則作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轉注、假借。关于三家說法的异同是非，这里不去討論。但按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轉注、假借的順序排列，是比較符合文字产生、发展的先后次第的；所以我在本节中介绍許慎所說的六書，即按此順序排列，而沒有用許的次第。

(二) 字典与詞典的区别及其效用

字典和詞典都是我們日常学习时必需的工具書，但它們的性質和体例是有区别的：字典以釋字为主，只收单字，按一定的办法把单字排列起来，先注明讀音、意义和用法，然后举出一些包含这个字的詞和成語，用例句說明它們的含义和用法。茲抄《学文化字典》中的“伏”字一条來說明：

伏 〔x fu〔服〕

①臉朝下趴着。②躲藏。〔例〕昼伏夜出。③埋伏。〔例〕伏兵。④时令名。从夏至以后的第三个“庚日”起的三十天里叫作“伏天”(又分头伏、二伏、三伏)也叫“数伏”，简称“伏”。

〔例〕歇伏 伏酱 伏雨 头伏萝卜，二伏菜，三伏里头种蕎麦。⑤低头承認，和“服”字通用。〔例〕不服老。

这一条使我們知道了“伏”字的讀音和用法，并且連帶理解了包含“伏”字的一些詞語。叫讀者正确地掌握文字的笔画、声音和意义，这就是字典的效用。我們在看書报时，遇到不認識的字，不懂得的詞，可以去查字典；在写作时，不知道用某个字、詞是否合适，也可以去查字典。它会帮助我們提高閱讀、說話和写作的能力，还能告訴我們普通話字音的标准讀法，对学习普通話的人也大有好处。

“詞典”(亦作“辞典”)以釋詞为主，单字和复詞兼收。所謂“辞”原来是指比一个个的单字的意义单位大的詞、語、句等等而言；但实际上，一般綜合性的詞典所收，并不以“言之成文”的“辞”为限，凡人物、制度、成語、故事以及書名、地名等等，无所不

包，內容極為廣泛。比如我們想知道“杜甫”是誰，“科舉”是怎麼一回事，“滄海一粟”怎樣講，“鵲蚌相爭”的故事為何，“太行山”在哪裡等等，都可以從“辭源”、“辭海”之類的詞典中查到。這類詞典，全是先列單字，注釋音義；後排包括這個單字在內的詞語。它不同於字典的是只收這個單字在上的詞語，單字在下的一律不收。即以“辭源”為例來說，象“馬”字這一個字頭後面，就列有“馬上”、“馬甲”、“馬印”、“馬江”、“馬士英”，“馬到功成”等條目，供我們查閱；而“走馬”、“戰馬”等詞，則另收在“走”、“戰”兩個單字下面。

“詞典”也和“字典”一樣，是能豐富我們知識和詞匯，解決閱讀和寫作時理解詞語，使用詞語的問題，節省我們學習的時間的。

以上所說，只是就一般“字典”、“詞典”的效用而言。中國文字本來具備形、音、義三個方面，據形体來表示意義，更是重要的一面；而一般的“字典”、“詞典”都僅僅是注字音，解字義，說用法，並不談字的形体構造；一個字的古音、古訓、通假、變化，往往非常複雜，也並不是都能從“辭源”之類的詞書內查到的。倘若我們研究古書中的文字訓詁，就還需要去請教古代的專門字典、詞書象“說文解字”和“爾雅”之類。例如我們看到《尚書·舜典》中的“班瑞于群后”這一句話，不太清楚“班”的含義，查查《說文解字》卷一的“珣”部，找到“班”字，下面解釋說：“班，分瑞玉。从珣刀。”兩塊玉合在一起的，叫作“珣”，中間加一個“刀”，表示分別的意思。這是一個會意字。我們查明這一字的形義，就更透徹地理解了“班瑞于群后”那句話，就是說：“分瑞玉給諸侯”的意思了。另外，我們如遇到《尚書·康誥》中的“惟三月哉生魄”這

句話，不知“哉”作何解釋，查查《爾雅》的“釋詁”，可以看到這一條說明：“初、哉、首、基、肇、祖、元、胎、俶、落、權輿，始也。”由此不僅可以知道“哉”字作開始的“始”講，而且了解了還有其他十個詞，也都是“始”的同義詞，這就豐富了我們對古漢語詞匯的知識。

由此可見，字典詞典之類的書，既可以幫助我們進行日常的学习，也可以幫助我們作學術的研究。

為了發展我們的文化事業，為了祖國語言的純潔和健康，我們是應該重視並好好利用這份工具的。

第二章 字典

(一) 古代的字典

——由《說文解字》到《康熙字典》——

蒼頡篇 我們古代第一部完整系統分明的字典是東漢許慎編的《說文解字》(簡稱《說文》), 第一個用“字典”兩字來作字書名稱的, 是清康熙年間編的《康熙字典》。但在《說文解字》之前, 却已有了字典一類的書。《漢書·藝文志》小學家類載有周宣王時太史所作的《史籀》十五篇, 乃周時史官用來教學童的, 這是見於著錄的最早的一部字書。此後, 秦丞相李斯有《蒼頡篇》七章, 車府令趙高有《爰歷篇》六章, 太史令胡毋敬有《博學篇》七章, 都是繼《史籀篇》而作的。漢代的“閭里書師”曾把這三部字書合而為一, 統稱《蒼頡篇》, (後人也把它叫作《三倉》)。斷六十字為一章, 共五十五章。原書早已失傳, 清人孫星衍從古代史傳注、類書、內典等書中輯錄出一些佚文, 分為三卷, 用《說文解字》的部首分類, 多收單字, 亦有復詞。孫氏的輯本, 主要是根據玄應的《一切經音義》和慧苑的《華嚴經音義》, 兼采史書和《昭明文選》注、《太平御覽》等書而成。如卷上的“稽首, 頓首也”一條系引自《一切經音義》; “習爽, 早朝也, 習立昧”一條, 系引《史記·索隱》; 卷中的“咀, 嚙也”一條, 系引《昭明文選》注。其中材料, 大都見於其他的字書詞典, 所以這個輯本, 作為字書而言, 並沒有太大的價值。但《蒼頡篇》本身, 在當初卻還是曾經被人注意的